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green fabric background with a repeating pattern of white, stylized floral motifs. The motifs consist of a central circle surrounded by radiating, leaf-like shapes. Two horizontal, textured brown cords are attached to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serving as traditional Chinese binding elements. The title '私房书' is printed in large, bold, black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私房书

简 贞

九州图书出版社

私房书

简 媣 著

九州图书出版社



私房书

简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房书/简媜著. - 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12

ISBN 7-80114-445-7

I. 私… II. 简…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672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1999-3148

封面设计:王 斌

责任编辑:王 杰

出版:九洲图书出版社(北京市车公庄大街 6 号 北京市
市委党校 2 号楼)邮编:100044 电话:68366742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天津市蓟县燕山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69 千字

印张:5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ISBN 7-80114-445-7/I·81

定价:10.80 元

重如鸿毛

——自述创作之路

简媜

文学之于我，难分难舍。它在我的人生境遇最坏之时降临，却带我往最好的方向走。这么说吧，好比有恶人趁我不备，咻咻射来二箭，正中我背，我理应扑地而亡，却幸运地投入文学怀抱，它调教我，传授抽骨生肉之秘，硬是把那二箭围成一对翅膀。

天底下报仇雪恨之事，痛快莫过于此。

虽这么说，要我写自己，则一点也不痛快，反而几近痛苦。想起小学、中学作文课，老师们不知是中邪还是教师手册明文规定，老喜欢出“我”，黑板上写一个大大的“我”字，老师笑眯眯地问：“有没有人不认识这个字呀？”答案当然是没有。接着还用问吗，一屋子学生埋头与“我”缠斗，那老师则悠哉悠哉地在讲台边桌上批改作业簿或滚盘算账，核对家计收支，或倚着走廊墙壁与隔壁班老师窃窃私语，或干脆抖出一块布铺于桌上，持一剪，忽左忽右挪步，咔嗞咔嗞当场做起裁缝。

通常，写完姓名、出生地、排行与“父母健在、家中务

农”之后，这篇文章我就作不下去了。中学时，我心生一计，跟隔壁桌同学商量——当时，她嘴咬原子笔头，两眼茫茫无神，一副不久人世之貌。我说：“我帮你写‘我’，你帮我写‘我’，怎样？”她没弄懂，我解释：“哎呀，就是我写你、你写我啦！”她有点懂，回说：“可是老师出的题目是‘我’又不是‘你’！”我傻了，当下有那么一点觉悟，还是自己最了解自己，自己知道自已的意思，自己才能帮自己的忙！

这觉悟到现在还算数。只是，在文学沙场上南征北讨，日子久了，别有一番吊诡的体验。现实上，披戴一副发育不全、瘦小得可悯的身躯，牢记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码、户籍住址的“现实我”，一贯是清楚明白的。可是，进入内心世界，你问我“是谁”？答不上来，也不知该叫哪一个“我”答复？那世界有神有魔，故不归神治、不归魔管。

是以，我几乎不回头看自己的文章，不是刻意这么做，是压根儿没欲望。书一出，心神即已远离，那书便成为无主孤儿似地，在书市人海中浮浮沉沉；存，是它的造化，灭，乃亘古以来的天理。勉强喻之，内在世界有“众我”居住，一我写一书，书成，那“我”便瞑目。所以尚存之我才寡情至此！

这么做的好处是没包袱，得以创格变新。写作，跟庄稼渔猎之事有点儿吻合，钓鱼以竿、猎鹿以箭、耕地以锄，为不同的题材寻找最锋利的表现方式应是创作活动里极迷人的部分。十多年来，我试过以典丽繁复的词藻与悖

然心动的情怀歌咏青春时代(《水问》),磨练出一种空灵文字与境界,渲染佛义、演绎世间之缘起缘灭(《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又刻意溶解闽南母语于中文书写中,捕捉已消逝的农村风土人情(《月娘照眠床》)。而后在独具魔性魅力的台北住久了,我用《胭脂盆地》纪录都会面目。平日有写札记习惯,身上随时有一小册跟着行走江湖,写久了便积成十几册草札、小品,挑三拣四,即是《私房书》。喜欢喝茶,喜欢到想把冻顶乌龙茶列入殉葬清单的地步,故写了《下午茶》,喝茶岂不是在喝十丈红尘?然后女性议题从地底伏流跃上案头,其实一路的作品处处可见女踪,但真正把它摆在桌上的,要属《女儿红》。我想我是生气了才这么做,气几千年来中国人从结绳记事到敲击键盘发E-mail给南半球、北半球之友人、敌人,怎么女人拥有的东西还是没多大变化?在我看来,女人真正拥有的是她自己的眼泪与经血。

近十年来台湾社会在观念与意识形态上千变万化、突飞猛进。两性平权议题如日中天,哪一个男性敢在女性面前提他那一壶大男人沙文主义思想,不仅会被耻笑,恐怕更会遭到围殴。这是好事,蹒跚学步永远不嫌迟。然而,在女性书写上,我走的路子仍是潜入内在去揪出瘀伤与痛楚,唯有自疗,女性才能做自己的主人。《红婴仔》是写得最烽火硝烟的,一面裸抱幼婴一面探问“孕育”在女性生命里到底占了多重?我深深感触于“转化”的重要,女性

要有一种能耐，把现实层面的经验转成自身资源，藉以壮大自己。跟牛羊学一学，把草吃进去，把肉长出来。

写了十多本书，往下有什么愿景？一时说不清。每一本书是一块砖的话，一辈子下来，到底留了一堆砖头还是一间砖砌的房子？系乎才赋，这跟得奖多寡、畅销与否无关。不过，有一点是确信的，我认为一个作家不管一辈子写了多少书，都应在写作生涯末期时自行砍杀，只留下三分之一作品。换言之，若写了九本，只应留三本，另六本绝子绝孙。“著作等身”绝非好事，不独虐待莘莘学子，更可能戕害一棵正在跟野蝴蝶打情骂俏的树。

古埃及人信奉的众神里，有一位叫马特(Maat)，乃掌管真理、正义与法律的女神。她的头上佩戴羽毛。当人死后至冥府，心脏必须称重。马特便将她的羽毛置于天秤另一端，以秤出那人心脏的重量。

我喜欢这羽毛。文学即是这根具有大重量的羽毛，它或许补不了天，填不满龟裂的大地，但它恰恰好足以秤出一时代灵魂的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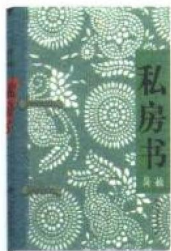
执是之故，我仍乐于当这羽毛上因阳光而闪亮的尘埃。

一九九九年八月三日



1961年生于台湾宜兰县冬山河畔，台大中文系毕业，曾获吴鲁芹散文奖、时报文学奖等，是《台湾文学经典》最年轻的人选者，也是台湾文坛最无争议的实力派女作家。著有散文集《红婴仔》《水问》《只缘身在此山中》《月娘照眠床》《私房书》《下午茶》《梦游书》《胭脂盆地》《女儿红》《顽童小番茄》等十余种。

她的作品不依赖绚丽的外表和各种包装，实实在在地靠着自己的文学才华及对生活的热爱，在台湾文坛创造了一系列不容置疑的文学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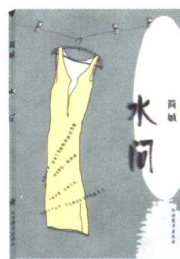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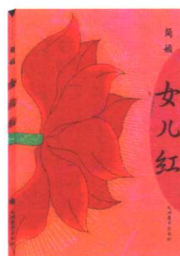


策划：汉霖文化
责编：王杰

装帧设计：

通道工作室

请留意同期出版的以下作品——



ISBN 7-80114-445-7



9 787801 144454 >

目 录

重如鸿毛——自述创作之路 / 1

沿阶草(序) / 1

第一札 与岁月同等心跳 / 5

“如果是最美的一个男子,我会爱。不需要以允诺
偿还允诺,以泪眼辉映泪眼的爱法。只是去爱,没有目
的,没有未来;不必信誓,不必结盟。爱可以实现,但不
在人世的尘土上。爱等量于自由。”

第二札 险 滩 / 34

“人,不管身处何等动荡或盛平的年代,必须穷其
一生确定个我的意义、民族的动脉,而后才能在蜉蝣朝

夕的生命里，献身于历史的参与。我们的生命享用着百千万亿人的耕耘结果，也必须尽情播种，留给百千万亿人。”

第三札 寸 土 / 61

“我说人生哪，如果赏过一回痛哭淋漓的风景，写一篇杜鹃啼血的文章，与一个赏心悦目的人错肩，也就够了。不要收藏美、铃印美，让美随风而逝。生命最清醉的时候，是将万里长江视为一匹白绢，裂帛。”

第四札 远山有灯 / 87

“人常因性格之孤注一掷，无可避免地推向悲剧的边缘。人必须在这条旅路中保持清醒，恒有拥抱悲剧的胸襟。”

第五札 旧 字 / 115

“将自己推向未知的人，乃确信有一比掌中之物更

珍奇的宝藏埋在我们所不知的地方。这种人在现实上，不会是个好丈夫、好职员。但在情感上，会是个好情人；在知识上，会是优秀的探索者；对整体社会的发展而言，也是个好先锋。”

沿阶草(序)

简 媸

自生于山野荒郊,这种草全年常绿。一点点斜雨细阳,够它开穗状的紫红花。也许你见过采过踏过而浑然不知,无所谓,它自生自灭。

手札对作者而言,也是不断远行的沿阶草。也许在笙歌曲尽时忽然渴望击鼓独舞,也许执镜自照乍见垂老面目,也许在荣耀的巅峰突叹清寂……人,更多的时候像一张稿纸,布满星空的精灵偶尔敛翅书写,遂有札记。

在被冠上所谓的“作家”之前(我至今仍害怕这两个字,像重刑囚害怕所有的刀!)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写札记自娱,这变成惟一能让我快乐的习惯。于今稿帙虽繁,几经迁徙,毁散自去,焚灭草札也变成惟一能让

我快乐的坏习惯。这本书所选的，是一九八七年九月至十二月写的，约十万字，删去面目清晰不宜曝日者，泰半已去。剩下的，大约是心灵工程日夜动工的辙痕，在生命与生活、自然与现实、个我与群体、人情与文事之间辗转徘徊的浮绘。它不是“作家”的文字，是“人”的原创；与其说它是书，不如说是书的母体。

我想起那些习惯写日记、札记的作家，印象最深的是齐克果、卡夫卡、纪德、卡缪。也许可以引几则，观察生活如何通过他们的心灵：

“我刚从一个聚会中回来，在那里，我是生命与灵魂：机智从我口中倾泻而出，每个人都开怀大笑并赞赏我——然而，我走开——这里的破折号须如地球的轨道那样长——我想枪杀自己。”（齐克果，一八三六年）

纪德在一九〇七年日记中提到柏林将上演他的“刚陀王”时写：“我想到济慈，我告诉自己，如果他像我一样，拥有两三个崇拜者，他就不会早死。徒劳而已，有时我觉得这一片沉寂令我凋萎。”

像鹰眼一般锐利的卡夫卡在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的札记里有一则格言：“假如伊甸园中，那个应该加

以毁灭之物是个可毁之物，则它并非是个关键之物；但假如它是不可毁的，那么我们都是生存在一种虚假的信仰之中了。”

我所认识的卡缪，让我冲动地想去拥抱他的是一九三七年札记里的一段文字：“修道院上空的乌云愈聚愈厚，夜幕渐垂，慢慢笼罩了那些歌颂亡魂善德的大石板。假如此刻有人要我写一本一百页论道德的书，将有九十九页是空白的，而在最后一页，我将这么写着：我只承认一种责任，除此无他，那就是爱。”

看这些札记，更知道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

这本《私房书》以时间为轴分成五札，因此，不刻意在题材上作分类，就像生活的内容是一齐扑来的一样。在编排上，我把部分的天空留给你去写，当做我们的私心话。感谢洪范破天荒做这种改变，从来没有一本书是作者与她从未谋面的读者共同完成的！

